

當握住她伸過來的手時，我的心不禁一沉：這是一隻怎樣的手啊，又粗又硬，分明是一把鐵錘。當把她讓到了沙發上，借着給她倒水的間隙，我偷偷地打量那雙手：龜裂的手背，粗大的關節，粗糙的手掌，多處淤血發黑的指甲。她是我老家的鄰居。

父母從老家來我這里，說起了她的境況。八年前，她跟着男人在建築工地上打工，兩個兒子，一個讀高中，一個讀初中，家里還有老人，全靠她和男人賺錢供養。不幸的是，男人從腳手架上摔了下來，下肢癱瘓。從此，生活的全部重擔就落在了她的肩膀上。為了生存，她在工地上比男人還要男人，干最粗重的活兒，吃最粗糙的飯食，穿着跟男人一樣的工裝。

她坐在沙發上，拉着母親的手，親親熱熱地聊着。當談到自己的家事，她卻並無凄苦之色，也無一句怨尤之詞，而是神色平靜，從容，好像那是她無可逃遁的命運。她說，男人已經接受了現實，不再尋死覓活，而是託人找了些串珠子之類的活，也能幫她分擔一些，孩子們都很懂事，學習成績也很好，估計能考個好大學。說這些的時候，她的眼睛異常明亮，眉眼是滿滿的歡喜。

午飯後，當我留她在小憩的時候，她很堅決地拒絕了，她說，上午跟工頭請了假，答應人家下午出工前一定要趕回去的。

我只好開車送她。車上，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說着話。我想安慰她或者鼓勵她幾句，又怕觸

痛她的尊嚴，正躊躇着不知該如何開口時，突然，她大叫了起來，你看，你看！

窗外，是一片遠離城市的建築工地，塵土飛揚，雜草叢生，到處是水泥鋼筋，毫無美感可言。我不解地問，你要我看什麼呢？

她開心地笑了。她說，我要你看路邊那幾株野生的向日葵啊，它們開花的樣子很好看，在烈日下，在風雨里，在塵土中，它們都是那樣熱熱鬧鬧地開着，美麗，動人。每天，我從這里經過的時候，都要尋找它們。看到它們的笑臉，我的心情就像被點燃了一樣，霎時明亮了起來，一整天都是好心情。

我回頭望去，只能隱約看到一抹淡淡的黃色。而當我望向她的時候，着實吃了一驚：憔悴黯淡的臉上，神采奕奕，好像也開着一朵艷艷的向日葵，尤其是那雙眸子，灼灼其華，皎潔明亮得猶如閃耀的晨星。於是，我那顆忐忑的心，穩穩地落下了。

人的一世，誰也無法預料我們會遭逢什麼不堪的際遇，但她在經歷人生的創痛之後，還在尋找一片怒放的向日葵，我想，她的心中一定還蘊藏着無窮的力量和豐沛的愛，這些，足以抵抗旅途中任一場風霜雨雪。

瞬間，我的心中涌動着深深的敬意。我相信，她的日子一定會越來越好。

作者張燕峰：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沙城鎮第六小學



尋找那片向日葵

有些事，隔了多年，想起來，溫暖而美妙。

小時候，家窮，種了幾畝西瓜，為了防盜，父親在田里搭了一個瓜棚，簡易的，上下兩層，站在上面，整個瓜田一覽無餘。夜半時分，當村莊皆已入睡，父親叫上我，步行一里多地，去瓜棚里睡覺。

從家到田，要經過一片樹林，樹林里有許多亂墳崗，穿過亂墳崗，是一座石橋，再走幾步，就是瓜田。一路上，父親沉默不語，只是緊緊摸著我的頭。那時的夜，真靜，偶爾有一兩聲蛙鳴，從田里傳來，呱呱，呱呱。月亮特別大，也特別亮，那種亮，如畫，刻在心底。

有一晚，已進入夢鄉，恍惚間，聽到父親和一個人說話，那個人，我不認識，好像是父親往年的摯友，多年不見，從遠方趕來。午夜中，兩人說話聲很輕，像蟲鳴竊竊私語。接著，聽到“咔嚓”一聲，像是打開瓜的聲音，後來那個人似乎還說了句：老哥，你這瓜真甜。

有年冬天，大雪，頂著風往家趕，正巧遇上位好友，好友乃性情中人，見我興奮地說，相請不如偶遇，走，赴一杯去。

於是，又約了一位好友，三人進了一家酒店。酒店不大，沒甚好吃的，門前也是冷落不堪，一盤花生米和一碟土豆絲上桌，好友見不過癮，猛地一拍手，說，等一下，我買個西瓜去。

半小時後，好友捧來一個西瓜。一番淋瀝過後，好友又提議，喝什麼酒呢，他瞞了瞞眼，說，今天不喝酒，改喝紅牛兌二鍋頭，聽人說，那東西壯陽。酒上桌，大家都覺得陽氣不足，越喝越有興致，也不知喝了多久，臨近黃昏時分，才各自散去。

去公園散步，在湖邊，望見兩個小孩蹲在那兒，不知干什么，湊近一看，原來是給一只受傷的小鳥喂食，那只小鳥，翅膀上纏著手帕，鮮紅的血漬依稀可見。穿著一身

綠衣的小女孩，束成的馬尾長髮垂落一邊，遮擋了半張臉，她似乎顧不得將頭髮甩到腦後，一心專注著小鳥。

她一只手將小鳥托在胸前，另一只手輕輕愛撫羽毛，那動作極其舒緩，滿是輕柔與疼愛。一旁的小男孩平攤著兩只小手，手裡是黃澄澄的小米和一小瓶蓋清水，臉上溢滿了笑，小嘴不停地說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

小鳥大概是餓壞了，忘記了周圍還有人在，急切地去啄手心的米粒，又不時把頭伸向瓶蓋，美美地喝上一口。彼時，我像那只受傷的小鳥，木然地看著，心想，這多像一幅畫。

鄉下，房前屋後，塘邊河旁，多種植些楊樹，楊樹葉大，呈橢圓形，落地時會發出一聲輕響。有一年深秋，我帶著兒子到樹下撿落葉，做書籤。忽然，聽到一陣嘩啦啦的聲音，轉身一看，無邊落木蕭蕭而下，鋪天蓋地，如紙片悠然飄落，我和兒子驚駭了。

欲撿樹葉時，兒子把我叫住，“爸爸，爸爸，你說我們踩著這些落葉，它們會不會感到疼啊？”我仔細看了看，滿地金黃的樹葉，像一群匍匐的精靈，又像一群疲倦的蝴蝶，不禁愧疚，我忽略了善意和美，也忽略了孩子的一顆心。

作者李同領：安徽省淮北市教育局



有些事，溫暖而美妙

養父經歷過民國亂世和三年經濟困難時期，從小飽嘗飢餓折磨之苦，大集體時代他又擔任過生產隊糧食保管員，掌管過一、兩百號人的嘴巴和肚子，因此對糧食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，常有不近情理之舉。聽說他曾經不依不饒，硬是把一個企圖多吃多佔、搞特殊化的生產隊長告下了台，還把兩個挖洞潛入糧倉、盜竊糧食未遂的親屬送進了監獄。

改革開放、分田到戶後，養父如魚得水，在村里率先引種雜交水稻，採用科學施肥技術，通過精耕細作，我們家的糧食連年豐產，自給有餘。接著他又主動承包了地處偏遠山區的一片荒田，擴大水稻種植規模，並利用我們家靠近機場公路邊的優勢，自釀自賣開了一間水酒店。儘管生活環境、經濟條件大為改善了，但他始終堅持粗茶淡飯，從不大吃大喝，對家里的吃穿用度管制到近乎摳門的地步。

我小時候愛挑食，每次進餐都會落下一桌面的飯粒菜屑，養父總是低著頭，伸出嘴，仿佛一台輕便精密的吸塵器，小心翼翼地吧嗒透著我的鼻涕和口水的混合物一掃而光。有一次，一位年輕的女教師因家訪滯留在我們家吃飯，也許是飯菜實在不合她的口味，一碗飯只吃到一半時，她欲言又止地想找個地方倒掉。養父見狀，急忙接過來倒在自己的碗里，一邊吃一邊吧嗒著嘴自嘲：“我要的就是這個味道！”

養父木訥寡言，講不出什麼大道理，只好編造“浪費糧食要遭雷公打”之類的迷信謊言來嚇唬我。其實，那時他就是講得出，我也不會聽，更不會懂。直到我十二歲那年，山上的野豬驟然增多起來，一夜之間把我們家的稻田踏蹋得顆粒無收，養父一個老男人竟絕望得嚎啕大哭，猶如混沌沌中一聲霹靂，真把我給嚇壞了，隱隱約約感受到了糧食對於農民的份量。

事後，養父一連數日帶著乾糧和砍柴刀進山，意外地捉回了一窩剛出生不久的黑毛小野豬。用現成的米糠、酒糟精心飼養了幾個月，城里的野味餐館聞風而至，全部高價收購。養父又用這筆“巨款”買回來一頭健壯的大水牛，農忙時除了耕作自己的責任田，租給別人每年還能收穫十多擔稻穀，如此也算是因豬得牛、因禍得福了。正因有上述種種經歷，養父被無聊之人添油加醋，取了兩個半褒半貶的綽號——“黑面豬”、“騾牛牯”。

然而好景不長，這頭大水牛終究是功不抵

過，給我們闖下了一場大禍。那天下午，我聽從養父的吩咐上山放牛，由於只顧著採摘野果子吃，沒有注意到它溜進了山腳下劉二狗的莊稼地里。正在幹活的劉二狗撿起鋤頭就打，結果把那廝給打瘋了，撒開四蹄漫山遍野一陣狂奔，鄰居鍾三娘的小孩躲閃不及，整個人被牛角尖戳了起來。危急關頭，幸虧本族一個堂嫂挺身而出，她“呃啞啞啞”的柔聲叫喚著，終於成功地穩住了受到刺激的水牛，把小孩從牛角尖上救了下來。

晚上，劉二狗、鍾三娘兩家人找上門來鬧事，張口“黑面豬”、閉嘴“騾牛牯”的罵不絕口。養父自知理虧，低聲下氣地答應給予他們適當的賠償，好不容易才把風波平息。隨後，他拿起一塊竹片劈頭蓋臉向我打來，這是記憶中養父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對我動粗。我驚恐地連連後退，不料被身後的椅子絆住了腳，重重的一下跌在地上。這一跌，後果很嚴重，我的左手臂立時紅腫起來，痛得我呼爹喊娘，遍地打滾。養父見勢不妙，趕緊

不管身邊有沒有外人，母親總喊我爺爺為“爺”(方言，父親之意)。一般說來，在我們這里兒媳稱呼自己的公公為“孩子的爺爺”，大都不直接叫“爺”。不知情的外人見母親這樣親熱地喊著，還以為母親是爺爺的親閨女呢！

天還沒有大亮，母親就起床了，先把天井打掃乾淨，然後生火做飯。把水燒開後，母親把一枚雞蛋磕到碗里，用筷子攪勻，倒上開水，沖成蛋花，端到爺爺的床前，讓爺爺趁熱喝下。在那物質比較匱乏的年代，在農村雞蛋算是最好的營養品了，在當時我們這些孩子是不敢奢望的。

爺爺的性格比較暴躁，時常向母親發個無名火。母親從不反駁，只有默默地忍受。爺爺一直跟我們生活，我從沒發現母親跟爺爺紅過臉。爺爺對母親發脾氣，鄰居有時都看不慣了，就對母親說：“現在是新社會，兒媳不向公公找茬就不錯了。如果大叔再向你發火，你就跟他理論理論。”母親道：“生就的骨頭長就的肉，爺就是那脾性，不容易改的。爺向俺發幾句牢騷，心中的鬱悶情緒就可能排解出來，對他的健康有利。再說，他說上幾句，對我俺不少什麼。”聽到這里，鄰居對母親的大度豎起了大拇指。

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好，爺爺整天穿著母親給洗得一塵不染的衣服，逛遊東，遛遛西，小曲不離口，心里就像吃了蜜似的，見了別人，直夸母親的好。一次，爺爺正在大街上散步，一位大叔對爺爺說：“大爺，看你穿得整齊齊齊、板板正正的樣子，不知道的還以為你是一位退休工人，吃幾百塊的呢。”爺爺接過話茬說：“這全都是你大嫂的功勞，如果沒有她精心的照料，哪能有我幸福的今

天？人家都說閨女是父母的小棉襖，俺看你大嫂比閨女還好，可說是俺的小棉襖。”

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正當爺爺盡享天倫之樂的時候，一場災難向他襲來。爺爺得了偏癱，吃喝拉撒全在床上。這可苦了母親，照顧爺爺的重擔幾乎全壓在她身上，可她沒有一句怨言。一日三餐，母親要把做好的飯菜端到爺爺的床前，一匙一匙地喂到他嘴里；母親要接屎端尿，經常給爺爺擦澡，那種難聞的氣味就可想而知；母親要給爺爺洗帶著屎尿的衣服和床單，用蒲扇驅趕爺爺身邊的蚊蠅；母親要經常給爺爺翻身，爺爺躺在床上八年多，身上連個褥瘡都沒生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迹。

臨終前，爺爺拉著母親的手，有氣無力地說：“真是讓你受累了，謝謝你！如果有來生，俺還要讓你做我的兒媳，到時候俺要好好報達你。”爺爺面帶著幸福的微笑閉上了雙眼。

一位大娘曾對我說：“你娘真是太好了，你爺爺真是太有福了，就是親閨女也不見得伺候得這麼好。你娘簡直就是上蒼賜給你爺爺的一個閨女。”

作者朱旭：山東省青年作家協會會員，費縣作家協會理事，至今在幾十家中外報刊發表了二百多篇作品

很多年後，舒華得到一個消息，雲珍兒回鄉來了。舒華欣喜若狂，他來到雲珍兒的住處，但是，雲珍兒不想見他。

雲珍兒的媽媽說，雲珍兒得了腫瘤，可能已經是晚期。晴天霹靂，舒華差一點昏了過去。他撞進雲珍兒臥室，雲珍兒，形容枯槁，命若游絲，躺在床上。他一把抓住雲珍兒的手：“我不信……”泣不成聲、淚如雨下，雲珍兒也哭得淚人兒一般。

媽媽說，雲珍兒因為思念舒華，根本沒有心思留學工作，也拒絕別人介紹對象，後來胃部疼得要命，一檢查，腫瘤。為了滿足雲珍兒心願，讓她回鄉，見舒華一面——她是多么想見到舒華啊，可是，當舒華來了，她想見又不敢見。

“不！雲珍兒。我們一定會治好的！走，我們上省城，我有個朋友，在省城腫瘤醫院工作，是出色的專家。”

雲珍兒的爸爸媽媽都為他們的情義動容，在場的人，歎歎一片。

省城腫瘤醫院，專家看了檢查報告，高興地說：“沒有什麼腫瘤啊，大不了就是一個淺表性胃炎，這也是她焦慮過度所致。”

舒華抱起雲珍兒，縱聲長嘯：“我的雲珍兒沒病。”淚如泉湧，雲珍兒也破涕為笑，爸爸媽媽更是哭得稀里嘩啦……

有情人終成眷屬，春暖花開，艷陽高照，桃花林里，桃花如霞，不知桃花照在雲珍兒臉上，還是雲珍兒的臉映在桃花中，她比以往更美艷動人。他們相攜走在桃花林里，看花叢之中，兩只美麗蝴蝶翩翩飛……

作者余冰：中國四川省威遠縣向義鎮共華小學

把我背去醫院檢查，原來是手臂關節骨折了，雖然得到了及時醫治，但未能復位到原狀。

都說“積谷防飢，養子防老”，養父終日勞碌、一生節儉，含辛茹苦把一個毫無血緣關係的棄嬰撫養長大，但我並沒有盡到“雖既壯而能飛兮，乃銜食而反哺”的孝道責任，反而給他製造了很多麻煩。自此以後，他的身體每況愈下，患上了老年癩瘡症和肝炎，但他堅持不肯住院醫療。按照有關政策，他本來可以申請五保，入住敬老院，但他也選擇了放棄。他說他老不中用了，沒有必要為他浪費錢財。就這樣，他每天只吃兩餐稀飯，服幾片止痛藥，安祥地在千禧年六月那個火熱的父親節駕鶴西去了，享年76歲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轉眼間，我自己也變成了三個孩子的衣食父母，一天到晚總是在為一家人的柴米油鹽操心，真切地體會到了一粥一飯來之不易。遺憾的是，孩子們跟我小時候一樣“飽人不知餓人飢”，浪費糧食相當嚴重。我不得不學著養父的樣子替他們處理殘羹剩飯，憑著多少識得幾個字，照本宣科向他們大談“民以食為天”、“粒粒皆辛苦”。我不願意他們都如上一輩那樣辛苦麻木地生活，也不願意他們都如“垮掉的一代”那樣放浪不羈地生活，他們應該有更安全、更可持續發展的生活……

作者劉小連：江西省瑞金市平安巷92號



那年他很痛

養父的糧食情結



容易才把風波平息。隨後，他拿起一塊竹片劈頭蓋臉向我打來，這是記憶中養父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對我動粗。我驚恐地連連後退，不料被身後的椅子絆住了腳，重重的一下跌在地上。這一跌，後果很嚴重，我的左手臂立時紅腫起來，痛得我呼爹喊娘，遍地打滾。養父見勢不妙，趕緊